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一）

劉時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原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按學津所據爲寫本雖從元刻本出然時有譌奪因據元刻本校正分注各句之下並據補卷二卷四卷五各一葉惜卷八所闕一葉元本亦闕又按學津刻於前清中葉凡元本虜字及清室忌諱字悉易爲金敵等字或作墨丁茲據元本校注若干條其餘繁瑣不及訂正

四庫全書提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廣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撐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爲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卷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七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十四

寧宗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卷十五

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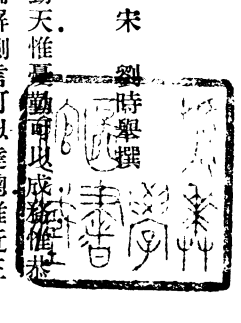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寧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鑒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 劉時舉撰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卽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慤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正。尙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眞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贓吏。錄忠義。昭智勇。

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爲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與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

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與。當上卽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明。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按元本志下有主字）於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卽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遄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爲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遙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遙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立邢氏爲后。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潛（按元本作播）告天下。於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按元本作虜）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已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卽位。首詔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竄（按元本竄下有于字）嶺南。望之、鄴皆使金（按元本作虜）請割地者。

〔中興大事記〕金人（按元本作金虜）自攻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按元本功字闕）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卽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卽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之。此高宗之

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眞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棠至金國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恨（按元本作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棠孫傳身爲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按元本作虜）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虜廷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　張所言頓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

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於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按元本有檢字不闕）鼓院　竄張邦昌於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維顏博文孫覿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爲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大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表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弃主事僞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金（按元本作賡）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僞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爲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按元本作瞻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所以新（按元本無所以二字新作斯）人耳

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爲盜者。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遣傅雱（按元本作雲）爲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未行。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卑辭厚禮。終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置賞功司。每縣添武尉一員。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爲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皇長子生。賜名亶。李綱爲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赦。罷職田。封吐蕃嗚沙後。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上皇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爲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

來上皆遏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死于盜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
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
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効盜益衰
皇叔士培復洺州省冗官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
太后津遣六宮及衞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
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爲壘結兩河山
水寨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強敵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
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
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狂寇今陛下一
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多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
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
原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珏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刳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按元本作虜）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爲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已修餽饟濠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候兩河就緒卽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爲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揚州而敵（按元本作虜）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按元本作虜）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卽爲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爲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爲左司都統制

綱爲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　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邦昌三字（按元本無邦字三作二）至是鞫于

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尙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按元本作虜）使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論浸漸望利爲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按元本作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人（按元本作賊虜）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謨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　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召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　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召吏爲姦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灾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爲己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

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卽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卽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敵（按元本作處）兵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　詔如淮甸　冬十月上如揚州　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及於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敵（按元本作虜）俱生而初年之見反薰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

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爲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放於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眞而不核實。如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爲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爲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覿嘗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爲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敵（按元本作虜）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棄操權。郭京用事。綱方謫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爲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爲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爲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爲姚平仲講於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竇公於何地。此激怒爲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金（按元本作虜）與傅雯俱留金（按下金字元本作虜中）。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十二月。置講讀官。上嘗取孟子論治洫之語。書之坐右。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以楊時爲工部侍郎。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金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斡离不與其弟兀术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室與其副撒离（按元本無离字）喝。自同州渡

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糧可因。又遣兵保護汴梁。以竢大軍北渡。金（按元本作虜）聞之。斷河梁而遁。婁室（按元本作宿）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粘罕既犯河陽。搆（按元本作據）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朮（按元本作朱）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爲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圍棣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驤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之。先是。重度敵（按元本度敵作慶虜）至。以書別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陷濰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輿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按元本作虜）棄青濰而去。又陷潁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贄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棣州。及棄青濰而去。〔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酬酢（按元本作爲）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睢陽許遠、顏眞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

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鎭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按元本作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按元本作虜）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敵（按元本作虜）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珏爲吏部侍郎。衞膚敏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亂。十二月。吉州軍亂。

戊申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帛如根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泗四州之民以歸。盜張遇焚眞州。尋陷鎭江。王淵招降之。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盜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轉言大臣竄吉州。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允擊却之。詔后族勿除從官。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撝。撝至滑州。與之（按元本之作虜）迎敵。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按元本敵作虜下俱同）大戰。敵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卽命宣知滑州。敵不敢犯其境。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

伍撤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按元本作按）堵　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趣滑鄭遇敵（按元本作虜）大戰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金（按元本作虜）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金（按元本作虜）史其姓人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敵（按元本作虜）遊說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姓（按元本姓作處）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　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　翁彥國爲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度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於二役知洪州胡直疆奏罷之　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者以爲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募振華軍於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爲額　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亭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賊部將沙振以衆寡不敵乃害亭伯後謚忠節　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　石濠縣李彥仙復陝州卽以彥仙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虢州陷之　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　夏四月罷巡社　金人復陷洛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並爲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洛冀慈相保久而陷之

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爲元帥府都總管潛善伯彥終以爲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詔擇日還京　正字馮楫獻書於潛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宗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沒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迎奉二帝不報　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兵約日趨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中興大事記〕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二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爲人父母烏可弃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

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弃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媪護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爲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兼取．　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粘罕復（按元本作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婁室（按元本作宻）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已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降．金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敵遣騎召永入．粘罕曰．汝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敵欲刖之．永罵曰．無知（按元本知字剛）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幷其家害之．識與節．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白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用端爲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於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虛陷延安．　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杜績死之．

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宇文虛中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昶爲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金中。張憲薦許景衡薦。復閩浙市舶官。增諸路役錢。六月。建州葉儂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之。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秋七月。宗澤卒。澤爲黃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召謝克家孫覿。以杜充爲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爲。兩淮豪傑皆不爲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爲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漏代逖。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等（按元本等字闕）既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頴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爲所害。鑄御寶者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眞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刺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御史馬伸劾黃潛善、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

壅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強很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路。天下冤之。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密州獻芝草。詔却之。

冬十月河北置制（按元刊本作制置）使王彥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潛善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閤門宣贊舍人。免對。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糟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爲利不細。乃復經制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言請罷□（按元本有權字不闕）乃令漕司買馬。朝廷擢開主管川陝茶馬。開至成都。儆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往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以黃潛善爲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爲汪黃所不悅。繼而綱與潛善同相。則必爲潛善所排。綱於此時。從宜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取（按元本無取字）職在論相。而小人因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詔羣臣陳備禦策。金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賊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寬。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趣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綯率同列爲執政言。汪黃笑而不答。至夕奏到。金復攻泗州。上大驚。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昭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敵以疑兵糜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瞿(按元本作俱)重放喜將萬人遁。又陷揚州。守臣黃頗遁去。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今凡一十六箇月。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聞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黃鍔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大常少卿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煙焰漲天。而帑藏所儲。焚掠殆盡。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陵。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爲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上過吳江縣。命

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潛善欲罪綱以謝金也。中丞張澂論黃潛善汪伯彥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宮觀責降。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金陷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金粘罕虜其子彥文使爲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引兵擊之（按元本之作虜）斬婁室（按元本作宿）孛堇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敵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興監門石贇夜啓關納敵遂陷徽言卽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爲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賊不絕聲而死論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三月以朱勝非爲右僕射。簽書呂頤浩爲江東制置使。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怏怏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劇（按元本作到）賊丁進等久之

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徵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叛揭榜於市傳檄諸州略曰大臣請出閤寺士卒多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爲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梟淵首於闕下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湛被甲持刀（按元本作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諫議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上凭欄呼傅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澤歸寨未得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機宜文字時希孟曰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勤（按元本作勒）兵向（按元本作向）闕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傅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履逃不出再命衞士搜索得於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以付傅樓下

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等請宰相百官議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諫議鄧肇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檻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喻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逆謀。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神（按元本作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夷狄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

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賴刼掠縱火殺人。如遵此約來。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喏。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詔。并傅正彥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太后臨朝。自是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事。畧亦不疑矣。

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爲明受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兒之言。事定。許以從官除之。以苗傅屬官張逵馬柔吉。王世修並爲直龍圖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傅、正彥之謀也。竄內侍藍珪、高邈、張吉爲張旦、曾澤、陳永錫於嶺外。降詔改元。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行在。以張浚爲禮部尚書。命張浚（浚元本作俊）以兵屬後。取便道之鳳翔。除諫議大夫鄭毅爲御史中丞。鄭毅言。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勑。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請干預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也。時二兇嘗以殺人爲事。頻至都堂。鄭毅嘗面折之。便宜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入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頒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是少戢。以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彥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

因託以政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攷。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誅以爲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卽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辭以安二兇也。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衞。奉聖宮。尙書左丞張澂以爲不可。固止之。呂頤浩上疏太后。私請奉聖皇帝亟復大位。張浚不受尙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瓘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馮輦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同皇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爲得策。召百官赴奉聖宮議請上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爲皇太姪。監國。鄭瓘上疏。謂奉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遽降爲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幄而設緋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可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併降今上爲皇太姪。是廿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乞收還詔書。請奉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爲有法。施之今爲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奉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　呂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呂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鎭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兇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奉聖宮奏請上親

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用何（按元本作何用）符璽（按元本璽下有以字）爲信、自古廢君、杜門有僭、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遜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按元本作以）何時可來相見、勿請疑忌、傅等拜謝而出、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祁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四月初一、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扈請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詔上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爲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二日、以傅爲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彥爲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逵爲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傅、正彥引兵開鍍塘湧（按元本作踴）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彥、崇安富民獲苗傅、就世忠送行在、詔誅之、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官、李邴遷左丞、鄭毅遷簽書、窴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吳湛于市、罷朱勝非、顧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止二兇之亂也、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卽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

並改爲參知政事。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爲右僕射。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爲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憨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立皇子專爲皇太子。至七月薨。謚元懿。年三歲。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於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中丞張守言曾紆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首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誼爲郎官。五月。以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政爲不可。而有是除。上以張忞諂諛。豈可寘之從班。罷中書舍人。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粘罕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粘罕。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鰓鰓（按元本作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改鑄虎符。翟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下詔求言。罷王安石配饗。罷賞功司。錄忠義後。下罪己詔。袁植罷司諫。以呂祉爲右正言。金人陷磁州。守將蘇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又陷沂州。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按元本空一格，不與下節連。）。王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史。知筠州。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

之地。如或不悛。斥（按元本作黜）之何惜。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鄭毅夔上大悼之。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詔諫院勿隸後省。誅范瓊。初金寇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召瓊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按元本作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頃刻而定。崔縱使金議和。張浚發行在。宣撫川陝。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昌。以上官悟權京城留守。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爲臨安府。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胡寅上疏。請絕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張邵使金。盜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復叛。陷舒州。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金婁室陷永興軍。帥臣郭琰遁。以趙鼎爲殿中侍御史。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程昌禹敗之。上至臨安。詔如浙東。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金分兩道寇江。一自滁和

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爲軍。陷眞州。又一自蘄黃犯江西。陷黃州。自黃州渡江。劉光世陷江州、洪州。臨江、吉州、撫州、袁州（按宋史劉光世引軍遁金人陷江洪諸州元本與此同疑誤）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趁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梲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隆祐皇太后如虔州。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

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盜戚方犯鎮江。四年。降。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金人陷杭州越州。張俊（按元本作浚）敗敵於明州。庚戌。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兀术再犯明州。張俊（元本作浚）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兀术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陝州。李彥仙巷戰而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陷潭州。守臣向士（按元本作子）諤近王睦劉玠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荊南府及醴州。詔近臣條備禦策。金寇邠州。金撒離（按元本作离）曷及黑峯等寇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方引去。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沒矣。上舟次台州松門。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

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鑒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葉份爲戶部尚書。張浚帥師入衞。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大赦。夏四月。上次明州。韓世忠屯兵于鎭江之焦山寺。以邀敵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卽兀朮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堺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及遣孛堇太乙趁淮東。以爲兀朮聲援。時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鍊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絙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渡。兀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宮。復舊疆土。是可全也。兀朮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趁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

鎮江。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岳飛以所部邀擊。勝之。兀朮自六合歸屯於楚州。至九里徑。趙立又大敗之。兀朮既屯六合縣。欲自河引舟歸。而趙立在楚。辟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兀朮患之。撻辣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與金人戰。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遇害。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陷承州。金人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皐邀擊於宋村。敗之。五月。以范宗尹爲右僕射。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復權侍郎。范宗尹乞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置鎮撫使。詔三省密院同班奏事。輪修時政記。壬子夜。亦氣亘天。三省言沿江宜分三路。置安撫大使。於鄂州、江州、池州置司。六月。復命宰臣兼樞密。罷御營司。三省具冒賞名色十八項。詔今後並不許收使。秋七月。復潁（元接本作鄧）昌府。趙哲復鄜州。呂頤浩爲建康大帥。八月。隆祐太后至自虔州。九月。皇太后鄭氏崩。嚴贓吏法。金犯揚州。靳賽敗之。以王林知承州。金人攻楚州。帥臣趙立走入詣朝廷告急。上命劉光世往援之。東海王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畏敵騎衆。不敢前。岳飛雖能爲援。而亦衆寡不敵。立先中砲死而城陷。吳玠復永興軍。敵大懼。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浚合兵四十萬。約日與敵戰。上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虛。時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吳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

言敵鋒方銳當先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敝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敵婁室曰彼紿我也婁室擁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遂乘勝而前　冬十月浚至邠州召劉錫等議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撾擊其口斬於堠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具黃榜放諸軍罪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　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或言劉子羽諭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附于夏國　金陷秦州隨州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按元本有乃字此脫）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敵不敢犯（按各引所部來會句下元刊本文字與是本全異種類如左）

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破我誼故輕進吾堅一重兵下隴壅甸虜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奏鳳路經略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

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爲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陷虜不可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秦檜從二帝北行及撻辣入宋以檜爲參謀軍事以匯錢糧爲名挈家泛小舟遡水軍自言途發檜赴行在檜云

殺虜人之監已者。奔舟□（原本破闕）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於挺。辣以來。好上謂輔臣曰。檜朴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爲禮部尚書。○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絹。○金人册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懽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衞官。曰翊衞。曰親衞。曰顯德。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入出官。○虜大索客戶。拘殺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爲紹興府大赦改元復制科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患之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荆湖爲東西路錄趙普後封安定郡王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條陳時務置祕書省尋召范同等試館職三月詔募民耕閒田張俊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罷免行錢金人已破福津踩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趍益昌敵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張榮破敵於秦州水寨以榮知秦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曲端爲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並立且方倚玠爲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至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焫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

皆悵恨。五月。吳玠敗金人於和尚原。出爵募民賑糶。收屋役錢。六月。上賜經筵官扇。欑（按元本作攢）皇太后孟氏於會稽。秋七月。罷鬻官田。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爲帥府。八月。以秦檜爲右僕射。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錄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以呂頤浩爲左僕射。頤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龍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爲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汪藻修日歷。冬十月。詔戒朋黨。以廖剛爲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吳玠大敗金人于和尚原。立便錢法。范汝爲爲盜。命孟慶爲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爲（按元本有亟字）入據建州城。建盜犯南劍。守臣張聲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綱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爲竄回原洞自殺。僞齊寇廬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彥、關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薛安靖以海州來歸。十一月。詔侍從舉官。行營屯田民

兵法。十二月初除宗室爲從官。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彗星見。詔求言。復廣西茶鹽司。詔恤張孝純家。文階繫銜。復分左右。劉光世守鎭江。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餽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勿遷。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詔除監司避本貫。上自巡幸以來。經涯久輟。至是復之。董商以商虢二州叛。降僞齊。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降之。葉夢得討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虔盜李敦仁三歲踩四州十縣。至是平。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忠。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衆附孔彥舟。盜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虔盜謝達犯惠州。守臣范琮退保子城。城外居民縱兵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封李陽煥爲交趾郡王。金人犯隴州。吳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楊偉叛。殺翟興。降僞齊。親試舉人。賜張九成等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川陝類試。揚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卽家賜第。夏四月。詔戒朋黨。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鎭江。時張俊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關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

亦二萬。合兵十六七萬。且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頤浩尋改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於是頤浩稱疾不進。尋命傅崧卿主管督府事。召頤浩還。閏月。輔臣言內外差遣。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五月。臨安府火。上嘗謂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置修政局。以秦檜提舉。翟汝文同提舉。是秋。因彗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詔內外官陳治道。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乃詔寢前命。用建隆故事。行在釐務官自通直郎以上。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六月。頒戒石銘。勒黃鎮撫孔彥舟叛。降偽齊。詔川陝合赴省試人於宣撫司類試。復營官田。參政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革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毅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奏酌施行。遷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曰。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

與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恨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修玉牒。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八月。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沿江守帥。無爲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彥恢就本軍措置。置沿海制置司於浙西。以仇悆領之。呂頤浩言。敵舟自海道來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相及。乞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胡安國罷。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於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彗出胃。上憂之。九月。赦求直言。王倫自北歸。至是入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其子師瑗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爲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

之。以朱勝非爲右僕射。置六部監門。初用御筆除官。以劉光世爲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以王似爲川陝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文臣爲都承旨。張浚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蚤夜訓輯。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運使。開善理財。爲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彥等降虜。曲端與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張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寬厚。爲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爲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際。恐未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敵。敵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環慶日。嘗爲制置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敵爲讐。內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寖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爲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矣。五也。貼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爲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

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爲言．彼非爲陛下國家計．乃自爲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僞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爲亂乎．此特其一耳．而況金爲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日困．終必爲金所滅．爲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金知我必與爲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爲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爲身謀．遂起怨謗．相爲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爲進退．益煩聖慮．

冬十月．置饒州馬監．置九路都轉運□（按元本不空格．有江浙荊三字）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遣官如温州薦饗．

錄孔氏後．以孔端朝爲祕書省正字．十一月．沈與求罷．上諭輔臣曰．朕觀周宣王修卓爲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召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酌以必萬全．楊幺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以劉大中、胡蒙、朱異明黨．薛徽言諭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贓之吏．必須按

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歷。朕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十二月。禁銷金。李綱罷職。李綱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按元本作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以盧法原爲宣撫處置副使。召張浚、劉子羽、馮康國還。以王似代。後遂罷使宣指揮。詔諸路教習禁軍。鎮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爲兵。詔獎之。復汝州（按元本此處空一格）結寨在雲中。使撒離（按元本作離）喝裒五路叛兵。與僞齊劉夔入寇。陷商州。僞齊劉豫遷汴。時四月也。至之日。大風拔木。人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金盡殺契丹人。是歲。高麗入貢。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則謂之講殿。河南鎮撫使翟琮入西京。俘僞留守孟（按元本作蓋）邦雄以歸。置總領錢糧官。詔恤刑。望祭諸陵。二月。置邕州買馬司。金撒離喝（按元本作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趍金商。鎮撫使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敗走。彥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卽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統制吳玠。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撒離曷不能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祖溪關。繞出饒嶺後。玠遽還。仙人關遂陷。與元府。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玠引兵趍三泉縣。與子羽會。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乃因潭毒山築壘守之。敵至金商無所得。殺馬而食。且盡。遂殺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

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子羽與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關。而金人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見錢十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三月。寬贓吏法。東流令王鮪坐贓罪。本抵死。降從編竄。以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幾。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鎮江。復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舉淮西茶鹽。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言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僞齊陷虢州。統制官謝皐死之。王彥復金州。又敗敵于洵陽。湖寇楊幺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紀年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幺已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彥質會兵捕之。彥質請師。命王璵爲荆南制置使。錄文彥博後。五月。作睦親宅。增小吏俸。以韓肖胄充奉表通問使。胡松年副之。增月樁錢。立武科。令國子監量養士。知秦州吳璘以茶綵招致小番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紀、贊、頌、序爲題。大旱。詔羣臣言闕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行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

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擅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肆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錄勳臣後　朱勝非起復右僕射　庚辰雨　八月上以雨暘弗時蘇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　置史館　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　九月泉州大水詔除民稅之四　呂頤浩罷　增贓絹錢數　吳勝敗僞齊兵于黃堆寨　以呂祉知建康府　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　以趙鼎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書讀　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荊南岳鄂潭鼎澧（按此處當有人名宋史作王瓊元刊本亦脫）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　冬十月詔曰奔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　僞齊陷鄧隨等州罷諸路類試　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俞似爲諸身所劾而罷自是遂不復除　禁邊兵侵齊　修運河　復司農丞　御史常同援臺格請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　元祐舊舉十科以舉人材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按此節文字疑有脫誤查宋史）爲復元祐十科舉士法）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請還僞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書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復將作軍器監官　金人

陷和尚原　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章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金犯仙人關．吳玠擊走之．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慚懼．遂隻身降賊．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尋復秦鳳隴州．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監州鹽稅吳舽（按元本作仲）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復讎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臺臣辛炳率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王似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夏四月．又以吳玠爲副使．唐煇、胡交修、常同交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白州．是冬．有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奬諭之．（按元本無之字）置臨安府牧馬監．五月．岳飛復隨郢、襄陽等州．罷武尉．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月．復川陝類試．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秋七月．建昌兵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章誼使還．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盡江以益劉豫也．復勳官十二級．八月．范冲入對．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以趙鼎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

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容蠲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魏良臣爲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金事良臣謂敵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矼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　福建提刑呂聰問上疏乞追削王安石王爵　置襄陽府路鄧隨唐鄧信陽屬焉　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侍御史魏矼言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旨揮者亦有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申詔三省樞密院除實係機密邊事外常切遵守舊典從之　朱勝非請解官持餘服從之　以趙鼎爲右僕射　僞齊遣人詣金主晟乞師南征以窩里嗢撻辣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俱入寇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諜報至舉朝震恐　冬十月詔親征

上如平江。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敗金人于大儀鎮。（按元本有遂字）擒其將撻也。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鵝口。擒女眞四十餘人。又解元帥閦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敵進據壽春、安豐。仇悆與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蜀兵敗金人于臘家城。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幷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王德敗金于滁州。仇悆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赴援。敗金于廬州。又淮西宣撫司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補獻助者官。十一月月犯昴。太史奏以爲胡滅之象。求直言。敵退。撻辣在泗州。而兀朮屯于竹塾（按元本作墅）鎮。以書賂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敵師爲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晟病篤。夜引軍還。劉麟及其弟猊等棄輜重遁去。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宋高宗四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詔宰執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僞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亦縣神州猶汙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尙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藩籬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也．然淮南有蔣雍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　金人自六合北歸．張俊遣王進追之．敵衆潰．墮淮河而死．又崔德明敗之於盱眙．　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爲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遣酈瓊復光州．詔罷教官試．　二月．王居正爲兵部侍郎．　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鎮寧崇信節度．　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帶浙西安撫．　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浚兼都督諸路軍馬．　以岳飛爲荆湖襄陽路制置使．討楊么．　吳璘復秦州．　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踊躍．　命近臣編類奏疏．僞齊犯信陽軍．守臣許繼明死之．岳飛至．賊退．命李迪知軍就戍之．　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　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撒离喝與僞齊慕容洧欲犯秦川．吳玠遣諸校分道伺賊．牛皐與金戰于瓦吳谷死之．　罷福建鑄錢．　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庾兼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恪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尋以御書無逸爲圖置講殿．更（按元本作又）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輔臣曰．常與卿等□（按元本作日字不闕）日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趙鼎請三衙見管人數．依□□（按元本作舊例

二字不風）立爲轉員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有（按元本作六）百餘人而已　韓世忠移屯楚州。上以手扎勞之。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總制司請應鉛場坑冶。今摧貨務依茶鹽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　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　楊時卒。謚文靖。　時趙鼎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是月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于溫州。五月初上謁太廟。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　何蘚使金。却寅上疏言。女眞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貪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我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其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共（按元本作其）謂自是故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覩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

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恭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　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鞠于宮中以慰藝祖在天之靈得子偁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時年五歲遣置資善堂於行宮欲令就學　命監司分慮囚以盛暑故也　六月行統元歷　併省鑄錢司　旱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　湖寇楊么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不先去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賊將楊欽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　召和靖處士尹焞　秋七月薦饗太廟　以王彥知荊南府　令宰執謹擇守令　八月試博學宏詞科　錄趙普後追貶章惇蔡卞　僞齊陷光州　親試舉人初定黃中爲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胄先天下擢汪洋爲第一　川陝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恩　九月趙鼎上神宗實錄　淮西宣撫遣將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張浚入見　以席益爲四川制置使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按元本有以字）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　僞齊犯漣水韓世忠敗之　祫享太廟　十一月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畝間架之數立爲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椿管　錄顏眞卿後　上出宮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以任申爲中書舍人　胡寅論不當遣使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

鈎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爲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聲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彼爲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命知邵州。

十二月。改神武爲行營護軍。罷鎮撫使。呂祉請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己見。卽許依舊例請對。從之。劉子羽熊彥詩、川陝撫諭使。是歲。金主吳乞買死。阿骨打孫亶立。是冬。蒙國叛金。蒙國在女眞之北。在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

丙辰。紹興六年。正月。上在臨安。詔寬恤。命賑濟。張浚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秀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于是國威大振。二月。置交子務。尋罷之。襄陽府路改京西南路。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牙

合孛堇（按元刊本諱世忠敗句下無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孛合孛堇十三字又是本二月以後僅有二事卽接十月其中明有訛脫茲據元刊本補錄如左）僞齊兵于淮陽。○三月。敢官請綾紙錢。○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並用之。○李綱入對。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夏四月。嚴考校監司守令法。○僞齊陷唐州。判官唐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賜功臣號。○訓宗室名。○復翰林侍讀學士。○劉光世破僞齊劉龍城。○五月。振湖南饑。○收免丁錢。○金星犯畢占法。邊有邊兵以戍守邊者。○六月。以王庶知荊南府。○地震。詔罪己求言。○嚴贓吏法。○秋七月。黜內侍馮益。○劉光世復壽春府。○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爲中興根本。請聖駕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上從之。○九月上如平江。○僞齊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至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聚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難守。張浚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浚奏。若請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議高遠。慮何以臻此。浚奉詔。異議稍息。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卽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狥。仍督光世復還廬州。　冬十月。劉光世遣王德、酈瓊敗賊將崔皐于霍邱。敗賊將賈澤于止陽。敗賊將王遇于前羊市。　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按元本作浚）拒之。卽詔併以淮西屬楊沂中爲俊（按元本作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敗猊前鋒于越家坊。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

肥而後進。沂中至藕塘與猊戰。賊衆大敗。橫屍滿野。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勝追襲。首捷。孔彥舟圍光州。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四川增印錢引。旌死節。十二月。趙鼎求去。折彥質罷。陳公輔請禁伊川學。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復樞密使。副。何鑄使還。言道君及寧德皇后上僊。上號慟終日不食。以秦檜爲樞密副使。王倫奉迎梓宮使。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詔舉制科。上徽宗廟號。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賴飛成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而俊益忌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三月。上如建康。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爲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召胡安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譏德。浚召德還。爲督府都統制。夏。岳飛奉詔詣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爲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爲念耶。屬以母喪奪情。既與浚忤。卽自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憲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造其廬起之。乃入見。以

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乃命張浚視師淮西．命呂祉撫諭淮西諸軍．祉簡倨自處．不通將士之情．酈瓊叛．逼祉北行．將渡河．祉乃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祉上馬．又翻身落地．大罵曰．我不比你幾箇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酈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環立不行．瓊恐衆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祉．以其衆降僞．八月．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沂中制置使．劉琦副之．置司廬州．以朱松爲校書郎．九月．張浚竄永州．以趙鼎爲左僕射．大饗明堂．冬十月．開講筵．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龍一相．則於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復四川茶馬司．閏月．以尹焞爲祕書郎．詔舉監司郡守．言者謂江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爲便．遂罷職．十一月．張俊入見．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淝東南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王倫還．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

交趾李陽煥死．子天祚嗣．

綦母謹和尚嘯聚于三水鎮．有船四十．屠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頴時爲廣州參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綦母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以頴知郴州．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上在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以爲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秦檜議以王倫使金請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

恥未雪義難講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以次膺爲湖南提刑六月王倫偕金使來諭金主許和七月命再使詔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庭侍從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　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按元本作犬豕二字）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連貶竄　以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趙鼎言中原有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蔡州亳州來歸　二月上如臨安遂定都焉　胡安國致仕謚文定　以王庶爲樞密副使　三月秦檜爲右僕射吏侍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封李天祚交趾郡王　錄胡瑗後　夏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嚴庶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時岳飛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五月給貧民養子錢　以張燾爲兵部侍郎　六月復六路經制發運使尋罷之

上以亮陰不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黃公度二百九十人及第　試博學宏辭科　朱震卒　錄司

馬光後。彗出西方。八月修徽宗實錄。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望。欲藉光名以鎮厭爾。參政劉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爲屈己和戎不可。檜怒。令蕭振言其罪。出知處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十月趙鼎罷。出知紹興府。王庶論金不可和。檜恨庶。乃落職予祠。十一月甲開以議和事不便。忤檜罷。禮部侍郎。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除御史中丞。施廷臣力贊和議。除監察御史。金使張通古來議和。以詔諭江南爲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宮觀李綱上疏言。臣切見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反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着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窘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慘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校書郎許忻因入對。奏疏略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

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韓肖胄使金。是歲。金伐蒙爲所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高宗五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略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金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彼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造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三代委質。以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忿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爭之。且移書孫近。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讐深隙。迺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李光論

之。岳飛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爲上（按元本無上字）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王倫使金。充迎奉梓宮使。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薛徽言卒。名徽宗陵曰永固。金人頒詔于河南。歸我陝西河南故地。令（按元本作命）宗正士儴、張燾、祇謁陵寢。及還。上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爲之黯然。以王倫爲東京留守。郭仲攸副之。仍交割地界。兀朮自祁州渡河。移行臺于大名。初。兀朮既過祁州。密奏其主亶曰。河南之地。本撻辣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後送祁州。是冬始見亶于御林。倫致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撻辣罪否。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議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爲四川宣撫使。方庭實、三京淮北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爲上言之。大忤檜意。方庭實又奏言。三京幷淮北新復州郡。共二十一處。在承平主客戶一百三十餘萬有奇。尹焞上疏。力陳講和之非。忤檜。以待制奉祠而去。以張浚知福州。三月以廖剛爲御史中丞。晏敦復吏部尚書。河南分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夏四月。呂頤浩卒。謚曰忠穆。

六月。皇后邢氏崩。　吳玠卒。謚武安。　諫議曾統言。趙鼎受張邦昌僞命。鼎以奉國節知泉州。詔落節。秋七月。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欲乘虛襲之。上以金人方通好。不從。　九月。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爲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离曷。（按元本作曷）欲歸朝。生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與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厚加賚賜。名顯忠以旌之。以胡世將爲川陝宣撫副使。其守成都。多有治績。世將既除。諸將皆賀。鄭億年奉朝請。　冬十月。訪中原遺才。　以張燾知成都府。　十二月。李光與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御史何鑄劾之。光引疾求去。除知紹興府。　劉一止、周葵罷。皆以言事忤秦檜也。　是冬。太行義士王忠植復石州十一郡。事聞。上嘉之。拜觀察使。統制河東諸路軍馬。

庚申　紹興十年。莫將使金。充迎護使。　李綱卒。謚忠定。　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卽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定科詔（疑僞試字之譌）年。　以廖剛爲工部尚書。　罷史館。　以孟庾爲東京留守。　置教官。　三月。詔舉制科。　詔陝西諸路帥入覲。環慶帥趙彬（按元本作琳）已先到闕。至是永興帥張中孚、涇原帥張中彥、鄜延帥關師古並入覲。　夏四月。旌賢令宰。　五月。置敷文閣。　金撻辣既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我。兀朮力不能爭。及撻辣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故欲敗盟。乃分兵四道南侵。命聶黎孛（按元本作守）堇出山東。撒离喝寇陝右。李成寇河南。兀朮與孔彥舟、酈瓊、趙榮抵東京。孟庾叛

之陷與仁淮寧府及拱州陷南京以葛王褒知府事西京慶楊亳州皆陷撒离曷自河中渡河陷長安陝西州縣所至降金　岳飛遣李寶敗金于與仁　姚仲等敗金于鳳翔　六月馮楫罷　詔飛援順昌飛因手疏言儲貳事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　劉錡赴東京留守任行至順昌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遂共議爲捍禦計分命諸統制官守諸門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外錡設伏擒其千戶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自西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至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皆至城下二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潰敗已詰東京告急于兀朮矣金圍城四日乃移寨于城東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導夜劫其寨殲之甚衆兀朮兵至錡會諸將誓以死報國衆求欲効命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下令來早府治會食所得玉帛子女聽其向者折箭爲誓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錡兵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一千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曰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即用此軍又名長勝軍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等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時方暑早涼則不與戰速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以兵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突入敵陣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移寨于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

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兀朮不能支乃遁事聞上嘉其功以錡爲武太軍節度。向子忞罷子忞爲湖北提刑。姦吏望風解綬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閏月張俊遣張憲傅選復宿州岳飛遣將復潁昌府。張憲復淮寧府又郝政復鄭州又張俊復亳州而張應韓清復西京又復汝州復永安軍。以陳規知虞州劉錡知順昌府錡方欲乘虛進兵而檜召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賊震懼喪魂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與棄之王師亦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張浚奏上天警悟敵攘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淮上有營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之時於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竇趙鼎初鼎罷泉州歸紹興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鼎幸時有警就閫復用又言靖康時受張邦昌僞命又言都督荊襄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三上竇與化軍移漳州貢賦潮州。秋七月岳飛敗金人于鄧城縣兀朮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張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兀朮有勁軍鐵浮屠拐子馬者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飛命步人以大刀入其師勿仰視第衝馬足馬蹶則餘皆相蹈籍而斃官軍奮擊之僵屍（按元本作死）如山兀朮大慟曰初起兵皆以此取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王俊敗金人于東洛谷金將鶻眼攻盞屋（按元本有縣字）俊逆戰却之。犯陝州守臣吳璘（按元本作玠）敗之。八月韓世忠敗金于淮陽之伽口又敗其舟師。金以宿州人納河中之軍遂屠其城。九月復陷西京先是李成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於兀朮興度衆寡不敵乃棄城去。辛亥大饗明堂。岳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曲垣（按元本作垣曲）王屋縣飛

等親提兵與兀朮戰以背嵬五百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始於西番飛度用之皆一當百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懷寧蔡鄭諸州皆復陷金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冬十月臨安府火　十一月班眞宗御製文武七條　十二月婺州妖賊亂討平之　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是歲金創屯田軍

辛酉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人陷壽春府守將孫暉雷仲遁　犯廬州知州陳規病劉錡入援巡其城曰不足守也遂與關師古趍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　陷滁州守臣趙時遁　陷濠州執守臣王進

二月犯商州守臣邵隆敗之　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兩與賊遇俱捷至褒皐其地坦平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使人會合張俊河中之軍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按元本作俊）何待錡卽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河中軍繼之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分（按元本無分字）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屯于紫金山　兀朮之破廬州也上以李顯忠領軍渡淮南與張俊會以扼兀朮顯忠謂俊曰本部軍去此不遠呼之卽來願與王德同往追兀朮與之死戰以報朝廷俊止之翌日各以軍還

三月詔班師沂中自瓜州渡歸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錡自采石渡歸太平州　夏四月復

免行錢。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副使。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五月。以胡昉等三人爲統領。命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六月。以秦檜爲左僕射。造砲敵弓。韓世忠所獻也。秋七月。以劉錡知荆南府。充湖北安撫使。罷其兵。旱。八月。岳飛罷。先是岳飛言和議非計。檜惡之。金之人寇也。上命飛以兵援淮西。即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爲言。飛不爲止。及張俊自淮西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糧乏爲辭。又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劾飛。遂罷兵柄。始有殺飛意矣。九月。劉光遠使金軍。吳璘等復秦隴諸州。詔班師。冬十月。置玉牒所。魏良臣使金。韓世忠加三鎮節度。朝請以解元代領其衆。駐劉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至是又切諫。中原士民。淪於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自此與和日月侵。尋入情緒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奏（按元本作秦）檜誤國。辭意迫切。檜由是深怨世忠。十一月。參知政事范同罷。魏良臣偕金使來議和。竇李光。何鑄使金。充報謝使。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俊知王貴、王俊於飛憲有間。乃誣士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歸張俊行府。俊鞫之。使憲誣服。以爲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下大理獄。逮繫飛父子。万俟卨治獄。誣飛父子致書于憲。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證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考掠。亦無辭服罪。飛賜死。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憲雲戮于市。籍其貲產。徙家嶺南。官屬坐

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及李若樸、何彥猷等。皆以飛爲無罪。高俱劾罷之。宗正寺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高劾之。死于建州。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洪皓在金國。馳奏敵以父呼飛。所大畏服。聞其死。至酌酒相慶。時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憮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沒。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而獲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則戒家人謹侍養母。母喪既葬。廬于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自有狄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敵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爲。其御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爲要。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敵衆。所至多收奇功。號爲賢將。

壬戌。紹興十二年。春正月。督府結局。張俊入朝。時俊所部在建康。俊薦王德領之。又薦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於鄂州。割唐鄧州入于金。畫淮中流爲界。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二月。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夏四月。親試舉人。舉司以秦檜子熺爲首。檜避嫌以陳誠之爲首。熺次之。時四方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助。並賜詔書獎諭。皇后邢氏以罪至。五月。置榷場。停給僧道度牒。復教官科。召吳璘入見。尋以璘爲階、成、和、鳳、經略使。王庶不附和議。秦檜怒之。諷言者論其在江州強奪民田。責授節制。安置道州。秋七月。諫議羅汝楫論胡銓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置新州。尋又言。初定和

議。議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按元本作遠下同）四人。鼓率黨與。沮害此事。鼎庶見在謫籍。開與彌遜乞賜退黜。詔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八月。沅州徭人犯邊。金人遣使扈送皇太后至臨安。迎入居燕寧宮。奉安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梓宮。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所存惟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以大散關爲界。初議時。胡世將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係川蜀緊要門戶。兀朮屢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九月。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尋爲殯宮總護使。大赦。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秦檜加太師。金使來。金主七夕日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禮物亦如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遣禮爲例。乃以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冬十月。攢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會稽陵。名永固。尋易永裕。祔欽節皇后於陵西北。徙川陝宣撫司于利州。置車輅院。十一月。張俊罷。奉祠朝請。進封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俊力贊其謀。諸將已罷。俊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行經界法。楊存中加少保。卽沂中也。上賜今名。作崇政垂拱二殿。十二月。以高閎爲國子司業。（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刊本此頁不闕。據補如左。）

是月。劉光世薨。贈其妻。光世垂貴。其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謚武穆。

（癸亥）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爲之。○更科舉法。以經義爲第一場。詩賦爲第二場。策論各一爲三場。○初

御前殿。詔殿幄毋用文繡。○上徽宗尊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親享太廟。○二月。戒獻圖讖。○宰執奏福建安撫使黃夢得措置弭盜之事。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三月。建太社太稷。○築圜丘。○夏四月。班鄉飲酒儀。○上諭宰執曰。邪政以循良稱者。更與擢用。庶爲諸郡守之勸。○閏月。立貴　吳氏爲皇后。○五月。御射殿閱馬。○張九成落職。編置南安軍。○天申節。百官上壽。○嚴監司失按罰。○胡舜陟與呂源有隙。奏舜陟污遺大理寺丞袁樞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人皆爲冤。○秋七月。初謁景靈宮。○八月。洪皓來歸。先是虜主以生子大赦。詔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歲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節於北荒。歿於王事。○九月。魏良臣與檜言。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而徙。以召和氣。檜怒。乃出良臣知池州。○冬十月。縯國朝會要。○重創渾天儀。○十一月庚申。合祭天地于南郊。○上書六經。皆畢。檜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州學。○禁私鑄錢。○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建祕書省。求遺書。○高使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穀三百段。馬六匹。○復置三館養士。○申嚴銅錢出界禁。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人。減四川雜征三月。減坑冶鹽額。幸太學。上曰。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恤庶獄。可令有司申嚴行下。夏四月。禁私史。五月。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金使來賀天中節。六月。以錢時政爲右司郎。江浙福建水。命賑（按元本作振）之。七月。幸祕書省。九月。鄭剛中奏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以興、階、成、西、利、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南。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階。亦領沿邊安撫。至是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名者皆罷。從之。中丞詹大方論鼎與其黨邪謀密計。轉相扇惑。遂自潮州

移吉陽。張闡罷。冬十月。除永道等州丁賦。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除之。十一月。閱殿前馬步軍。言者謂李光諷刺時政。自藤州移瓊州安置。詔如有州縣遏糴。可許鄰郡越訴。十二月戊子。雪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高宗六

乙丑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行大朝會禮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秦檜曰若非經界賦役不均遂命戶部侍郎王鈇先於兩浙行之試博學宏詞科湯思退王曮洪邁並賜進士出身三月親試舉人賜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彗出東方大赦五月置六部架閣官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幸秦檜第乃上所賜第新成也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令監司察汰縣令秋七月復利州鐵錢監寬廬光州上供八月命提舉茶鹽官兼領常平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冬十月置四川總領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行遺書及先賢墨跡十二月討平虔梅寇盜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三推乃止命宰執以次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仍詔守令自今每歲之春出郊勸農毀淫祠二月罷明法科三月建武學賜秦檜家廟祭器張澄以展皇城及創脩外闕澄皆告具除節度夏四月作祚德廟加封程嬰杵臼韓厥五月詔擇監司作景鍾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秋七月竇張浚於連州先是浚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令中丞何若劾之故有是命八月求蜀遺書冬十月閱新禮器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十

一月癸酉。郊。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詔復先朝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制。置御書院。十二月。彗出西南。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禁獻羨餘。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遣官覈實經界。二月。祠高祖。三月。檜改封益國公。夏四月。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五月。詔舉制科。大雨雹。六月。詔盜賊今後不許招安。秋八月。趙鼎卒。鼎在吉陽。故吏門人皆不敢問。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乃不食而卒。詔以寬剩錢充月樁。九月。竄呂摭、檜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亨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柔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其罪。於是一家破矣。減江浙折帛錢。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建太一宮。頒常平免役法。是歲。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三月。賜內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以秦熺知樞密院。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親試舉人。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秦熺引嫌辭避。罷爲觀文殿學士。五月。圖景靈宮配享功臣像。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十有六人。李顯忠上恢復之策于朝。秦檜怒。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降官奉祠。台州居住。罷四川宣撫司。以知成都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秋八月。增殿前司軍。定歲羅額。冬十一月。知新州張棣（胡銓語言不遜。怨望朝廷。自新州徙吉陽。十二月。振饑民。濬浙河。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皇太后壽二月定歲賜諸軍馬額詔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爲定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四川行經界法召隱士劉勉之六月下寬恤詔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冬十月甲辛永宗十一月壬辰郊以巫伋兼直學士院著作佐郎林機言訪聞有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御史曹筠奏胡寧劉章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蓋秦檜疑其不附己也金宗族大臣弒其主亶從弟亮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禁科罰罪人緡錢秦檜趨朝有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要殺汝詔磔于市三月秦熺特進加大學士李光貶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曹詠究實詠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孟堅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顯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胡寅竄新州夏四月置力田科五月詔舉制科以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宮八月竄張浚於永州置建州社倉冬十二月以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是冬金城燕京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苗米禁折估。置諸州惠民局。禁額外吏。三月遣使金國乞脩奉陵寢。迎請靖康帝歸以巫伋爲祈請使。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利路義士。秋七月除柴米稅。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撥以贍學。定處州丁鹽額。冬十月幸張俊第尋加俊太師。十二月雷。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庶之子王之奇之荀編置梅州。融州。葉三省坐詆休兵罪責居筠州。遺官措置福建寬剩錢及鹽法。夏四月簽書樞密院巫伋罷以章复代之。五月襄陽大水。六月淮賑水災。秋七月虔州軍亂。八月章复罷。冬十一月戊申郊。以徐宗說爲戶部侍郎。宗說爲檜營田產。時人目之爲莊客。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夏五月詔舉制科。六月以王之道通判安豐。上謂近日霖雨民間有被水災去處可下州縣檢放苗稅。潼川大水。王之望自荊門仕歸獻啓秦檜。又上書秦焞。秋九月乃以之望爲湖南提舉。冬十月以鄭仲熊爲右正言。仲熊能附會秦檜。故有是除。十一月右正言鄭仲熊論楊迥、胡襄心向胡寅之門。附會趙鼎。但罷。燕經筵官于祕書省。殿宗正司法。閏十二月乙酉朔臘雪應候。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摧夔路茶。二月試博學宏詞科。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塤爲第一。後改張孝祥。孝祥乃秦檜之館客也。同榜三百三十餘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爲之切齒。武

岡猺賊平。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竄程敦厚、鄭仲熊言：蕭振曩緣趙鼎用事，自請學出程頤，藉爲仕進之階，責居池州。是月，張俊薨。俊晚年主和，與秦檜意合，上厚恤之。八月，上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罷溫柑荔枝貢。冬十一月，作龍圖等六閣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爲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雖疑委靡不振之徒，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作升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隱其職名，闕其思數，猶庶官云。

十二月，貶洪興祖。興祖嘗忤秦檜，又爲程瑀序論語註，檜疑其託經以議己，遂有是命。是歲，莫公晟以南丹州內附。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命諸路監司巡歷所部。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論參政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罷爲資政殿學士。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芝生太廟。罷免役錢。六月，朝散郎姚岳以岳州乃叛臣岳飛故地，乞改之，乃改爲純州。以湯思退爲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召呂愿中。先是，靜江有驛名秦城，愿中約客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之。其不賦者劉芮、李燦、薛博文三人而已。秦檜喜，乃有是召。加封李夫祚爲南平王。八月，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出內帑絹代輸戶丁。令四川鑄當二鐵錢。臺臣論張宗元與張浚交通，罷知洪州。時秦檜忌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九月，置茶場。冬十月，製靈芝瑞朮（按元本作木）等旗。秦檜疾，上親視疾。是夕，封檜建康郡王。熺少師，並

致仕及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以後事囑之　以簽書湯思退兼參知政事　秦檜死後贈申王謚忠獻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爲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庸昏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言哉

十一月癸亥郊祀　封嗣濮王及安定郡王　以趙逵兼普安國平王府教授　十二月嚴告訐罰　言者論鄭億年甘事逆臣劉豫還朝阿附權臣鄭仲熊乃權臣姻婭致身右府詔並落職億年送萬安軍以沈該參知政事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眞材實能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御史湯鵬舉論董德元附會權臣罷爲資政殿學士尋落職　汴京火宮室悉爲所焚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是歲遣長寧爲留守經畫未幾大火宮室盡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

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温州　湯鵬舉請用紹興元年例不歷外縣人不除監司不經

外任人不除侍從。上從之。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三月。宰臣兼樞密。詔口（按元本作妄字不闕）議和好。自秦檜死。金人疑前盟不堅。荊鄂間妄傳召張浚。金人益疑。沈該請於上而有是詔。稱提四川交子。佛齊國入貢。詔脩神宗哲宗兩朝寶訓。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吳秉信、王綸爲中書舍人。諸州大辟非實有疑慮及無少憫者。不得具奏。沈該上中興聖語。六月有星書隕。置豐儲倉。秋七月彗出。下詔求言。雨水銀。八月加封李天祚。詔常平官定吏額。交趾國來貢。九月詔監司之職。臨按一路。是宜悉心布宣。嚴贓吏法。復命樞密院錄聖語。復張浚官。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爲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按元本作元顏亮簒立。勢已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於去年遂具奏論之。繼被命以喪歸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敵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我方溺于宴安。謂敵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苫塊。不得不爲上終言之。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妄。至冬十月。言者謂張浚名在罪籍。唱爲異議。以動國是。責居永州。刑部郎復分左右。十一月。議節浮費。十二月戊戌。臘饗太廟。定貢舉勑令格式。罷提點鑄錢司。金國主亮復脩汴京。

丁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二月。更科舉法。以辛次膺爲給事中。芝生太廟。命孟忠厚提舉祕書省。減福建鹽錢。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上謂宰執曰徽宗嘗言仁宗朝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乃立改官人注縣法　親試舉人賜王十朋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万俟卨薦諡忠靖　四月令薦官告院鮑謦召對而人材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六月以湯思退爲右僕射以趙逵周麟之爲中書舍人　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舉縣令　戒飭贓吏　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凡命令之出並從兩省或無封繳卽皆書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八月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九月申嚴常平賑濟法　冬十月以曾幾爲祕書少監進讀三朝寶訓終篇　侍讀王師心奏請進讀漢書以觀得失詔可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書制敕法　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　二月陳誠之陞爲知縣　王綸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上召對授右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繕寫投進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神宗實訓成　立內外官更迭久任法詔略曰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師（作帥　按宋史）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補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舉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庶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起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講官進對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爲名從之　六月有星晝隕　嘉陵江溢　秋七月嚴銅器禁　以賀允中爲吏部尚書　三

朝正史徽宗實錄成。定兩浙江湖漕米數。八月地震。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剛中言禦戎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而計夷狄之強弱。盡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遂有是命。詔戒侈靡。冬十月。鬻沒官戶絕田。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己卯。郊上親製樂章十二章。知興元府姚仲言。聞金有意敗盟。切見興元等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力（按元本無力字）可用。秖是免身丁差役。不費有司錢糧。乞依舊收充。以時教閱奏可。

己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皇太后壽八十。行慶禮。詔修吏部七司條法。二月。詔沿邊榷場。惟存泗州、盱眙軍兩處。餘悉罷之。禮部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國主亮詰以關陝買馬深（按元本作非）約。恐將求釁于我。當以爲備。校書郎孫徽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不可偏廢。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者。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詔從之。擢徽爲監察御史。吏部侍郎葉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練（按元本作揀）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尋以義問兼權尚書。大雪雨雹。三月。制（按當作詔）舉制科。鐫積逋。夏四月。鎮江火。命賑之。沈介以祕書少監爲賀正使。黃中以國子司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必欲徙居以相迫。不可不早爲之圖。上曰。但恐爲離宮也。中言所營悉備。此不止爲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惟陛下深圖之。思退大怒。舊例使北還者。

率補從官。思退乃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爲祕書少監。五月。出內帑錢五百萬緡賜戶部以佐調度。以公據關子給總司。殆舉按官吏八條。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乃元祐間司馬光陳請也。六月。王綸使金。充稱諭（按元作謝本）使。綸還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上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搴禍結。何時而已。思退曰。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蓋妄也。禮部侍郎孫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出道夫知綿州。詔戒驕惰。禁賂遺。以二詔立石于尚書省。遣官覈實常平義倉。僕射沈該罷。閏月。省淮西冗官。秋七月。李棗上續皇朝百官表。復提點鑄錢官。八月。減進奉銀。朱熹松子也。築室武夷山以講學。上聞其賢。召之不至。九月。湯思退陳康伯爲左右僕射。皇太后韋氏不豫。乃赦。未幾。太后崩。冬十一月。賀允中奉皇后留遺物使金。令孔彥舟伴宴。常例賜花。允中辭曰。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使人怒。欲殺之。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使還。言金必敗盟。宜爲備。祔欑顯仁皇后于永祐陵西。十二月。以張燾爲吏部尚書。減西和鹽價。金以翰林侍讀施宜生充賀正使。耶律翼副之。張燾奉詔館客。宜生閩人。坐范汝爲事。奔僞齊。齊廢。復爲金用。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早爲之備。亮又隱畫工於中節使（按中節使似爲節使中之誤）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聞者痛憤之。

庚辰。紹興三十年。春正月。詔革場務橫征。吏部尚書張燾因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按此處似脫酒庫二字。元

本同）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二月。賜普安郡王瑗名瑋。立爲皇子。加寧國節度進封建王。三月。以皇璩（按皇下脫子字）判大宗正寺。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增印四川錢引。以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荊南歷代用武之地。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夏五月。以劉錡兼荊南府都統制。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爲統制。詔寬租賦。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主亮將謀南侵。命計女眞、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諜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兵部尚書楊椿言于陳康伯曰。金人敗盟。因言防敵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詔修吏部勑令格式。書成。陳康伯上之。九月。罷內侍省。復召試館職法。冬十月。定合班儀。罷諸軍內侍承受。以劉珙爲吏部員外郎。壬戌日中無雲而

雷．十一月．詔不得以羨餘推賞．御史陳俊卿言．職田折價而增直者．計贓．請禁止之．十二月．陳俊卿論湯思退．其疏略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遇中．天無雲而有雷．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歷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雷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念．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之恩也．始以崇文衞．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熹逐．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且結納貴近．詭祕其迹．自是安若泰山．而敢肆意矣．伏望陛下寘之典憲．思退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臺諫交章．遂落職．

令臨安府印造會子．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安南獻馴象．以王之望總領財賦．荊南知府續爲乞增戍兵．乃調摧鋒右翼軍合萬人隸之．是冬．淵聖皇帝崩．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宋高宗七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　用牲于社　丁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徹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與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丙申大雨詔賑給貧民　楊存中罷兵權以趙密代之　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裒刻過度乃責寶散官安置　復給僧牒　二月秦熺卒　三月以何溥爲翰林學士兼尚書　以陳康伯朱倬爲左右僕射　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措置撫民社增壁積糧以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陽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皆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乃以吳拱以西兵三千戍襄陽吳拱辭被朝命襄陽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荆州之藩籬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可以高枕而眠矣若欲保守荆州當自襄陽爲扞守之計　詔求言　五月詔監司一歲按屬吏四人失按者議罰　金遣使高景山王全來賀正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且言亮以九月北巡指取將相近臣議事當於

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慢辭也幷以淵聖皇帝凶問至上率羣臣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陵曰獻陵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俊卿言張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又屢薦張浚可用上曰陳俊卿敢言除兵部侍郎　六月中丞汪徹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宜條其不急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又以汪徹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又命李寶（按元本有以字）舟師屯江陰防海道　以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罷教坊　彗出角　金主亮徙汴亮行至南薰門外而雨暴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甚恐亮以劉錡爲淮南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荊襄又以張中彥爲西蜀道統軍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　八月竄王繼先籍其家　金主亮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我無他疾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亦蓋彥忠弒之　劉錡進屯揚州命貴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又詔劉錡及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提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州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　金將合喜將五千餘騎入鳳州界侵黃牛堡守將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立軍用神臂弓射却敵吳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破之乘勝破秦州卽拜璘爲陝西河東招討使以張超權

光化軍。超甫及郡。金兵數百忽突入城。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敵死者數十人。乃引去。金人犯信陽軍。告急于德安府。先是。成閔遣趙樽屯德安。樽曰。信陽德安之表裏。卽引兵赴之。敵騎引去。金主亮以其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亮自將南侵。亮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冬十月朔。詔親征。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契丹、西夏、高（按元本作亶）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南路等。諭金人渝盟。劉錡自揚州進屯盱眙軍。時錡病猶未已。尋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劉汜員琦守盱眙。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

給諸路僧牒。登仕告身。市軍儲。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敵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金遂陷安豐及蔣州。蔣卽光也。初避金諱改焉。而戚方自淮西引兵南渡。初劉錡遣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成（按成字疑誤）守。故敵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金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兵自衞不前。興殺敵數百。以無援而沒。知廬州龔濤遁。權退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陷無爲軍。守臣韓髦遁。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而（按元本無而字）去。而蕭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崗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趍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弼聞揚州破卽棄城遁敵退復還　自講和後樊城不修築翟貴王進以兵二百戍焉時吳拱在襄陽敵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巡綽與敵遇擊之會繫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少卻其鋒遁去　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詣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自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檄（按檄字元本作奴隸二字並列）爾何辭復與和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充參謀軍事檢詳洪邁校書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衞使　左僕射陳康伯奏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挾纊之賜也　吳挺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敵于治中寨又敗之于照城坡

錡敗金人于皂角林初金人（按元本有既字）得揚州卽遣兵逐劉錡來爭瓜州渡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員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敵既入張弩俄

發敵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綺在瓜州四日無日不戰綺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綺專防江上會綺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牲名而答如響至綺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綺之勝兀朮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綺而卒不果紹興乙亥金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酒之曰爾中女特有劉四廟何不飲有使敵者見其甕罕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光述寶守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百日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沿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貴磨于石曰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舊引帆握刀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繡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元賴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其餘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爲敵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僞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奬除寶淸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兵部侍郎陳

俊卿言敵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州（按元本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荊襄爲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種糧草于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爲王師所焚今胡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我不意復窺荊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於是上乃命寶措置舟師　十一月以吳芾爲殿中侍御史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爲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陳俊卿聞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復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按元本作敷）門念咎意而練事（按此句疑誤）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時浚責居永州除建康府　先是劉錡病篤葉義問李（按元本作以）橫代之趣令過江時金以重兵直擣瓜洲橫引諸軍迎戰氾（按氾不知爲何人元刊本眉批作李橫劉氾與虜戰敗于瓜洲）提本部兵先走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而敵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氾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逆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按元本作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

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鬬敵舟多沈溺遂不能濟敵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按元本作洲）渡邵宏淵先亦敗之于眞州之胥浦橋是時王宣又遣汲靖敗之于蔡州之確山　金犯陝州任天錫敗之　成閔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淮北四路招討使吳拱湖北京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西路制置兼京畿西路淮北路招討使　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楊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于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褒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搖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弒亮而歸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衞之甚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諸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　十二月金人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徙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酋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卽日襲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

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登舟麾却之．　李顯忠敗之于全椒．楊欽尋敗之于洪澤鎮．而顯忠又敗之于楊林渡．翌日．金兵乃退．戊申．上親征．湯思退爲行宮留守．先是．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須令徧識諸將爾．　赦新復州軍．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逆虜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重念中原之衆．久淪左衽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里悉空于重斂．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金人已遁去．淮西尙餘二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牌．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眞亦一槩與和．官上曰．彼雖戎狄．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槩殺之．朕不忍爲也．　是歲．措鄉兵．於是知荊南府綿州．請復義勇民兵．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爲總首．歲于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于籍者至七八千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五家爲保．五保爲甲．六甲爲隊．隨地形便．則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丁輸對．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事暮之節．盡禁浦博．蠲許以擊刺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幟鉦鼓別爲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　葛王褒至燕京．渤海軍立葛王褒于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乃謚亶爲閔宗．以亮爲海陵王．謚曰煬．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戊辰．日有食之．　上至建康．張浚迎謁道左．衞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

淡見上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　復升江陰縣爲軍　黃中請太廟遷翼祖神御而祔欽宗詔依　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撫使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捨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隴山之險而秦隴一帶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無官軍守關又如官軍在鳳州守散關和尚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關見與吳璘商量措置　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宗祔廟乃還臨安　金人犯汝州吳拱遣將擊走之王庶又敗之於虢州東　言者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爲四鎮以在江北者爲屬城各置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增城浚隍農戰交修依陝西沿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爲五帥各屯二萬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以天險之阻此爲長久之計詔益就措置　閏二月吳璘復大散關先是金人既失秦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分兵據和尚原敵退至寶雞縣璘尋又遣姚仲攻德順軍未下璘恐士有惰心卽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爲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首幾不可行　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金以重兵扼鳳翔故大散關之兵未得進　金人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祔欽宗于太廟十一室　劉錡卒　三月遣使措置堡寨屯

田。洪邁以中書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金人陷懷寧府。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口五十餘人皆死之。是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夏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詔以楊存中爲兩淮宣撫使。以劉珙不書錄黃。卒罷。乃命張浚措置江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汪徹宣諭荆襄。還除參知政事。張震爲殿中侍御史。張子蓋大敗金人于石湫堰。陳俊卿申嚴出軍逃叛法。時復議和。以三招討司結局而爲三衞司。而命成閔主管殿前衞司。李顯忠馬軍司。吳拱步軍司。復熙州。六月賜皇太子瑋名昚。立爲皇太子。追封皇兄子偁爲秀王。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卽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大赦。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求直言。詔百官輪對。召張浚浚入見。賜坐。降問除江淮宣撫使。張震奏近日有飛蝗自江東入湖州界。秋七月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命汪徹視師湖北京西。洪邁、張掄使金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毋庸再遣。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戊申地震。大風拔木。八月上太上皇爲光堯壽聖皇帝。皇后爲壽聖太上皇后。追册皇后郭氏。九月封皇子愭、鄧王。愷、度王。惇、恭王。上初御筵。講尚書周禮。進讀三朝寶訓。詔舉監司郡守。冬十月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歷二年。命王洙、歐陽修編定勳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徽宗再

編勳臣一百一十六家。臣願明詔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咸有甄錄。詔委編修聖政所接續編纂。以之望爲川陝宣撫使。詔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陸游尹穡召對（按元本有稱旨二字）並賜出身。十一月。限內侍員以二百人爲額。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內知州臧否連銜同奏。史浩論樞密院合令宰臣兼使事。乃以陳康伯兼樞密使。命近臣條陳時務。金人以璘□□（按元本作之精二字）兵皆在德順。遂力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按元本作將命諸將四字）出掎角之師。且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按元本作朝論三字時）主和。上以手札命璘龍德順軍屯寮屬交諫曰。□□□□（按元本作奈何退師四字）璘以主上初政。有詔不敢違。倉卒引退。金人乘□□□□（按元刊本第一字作其第二字破闕第三四字作正軍）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元按刊本上一字作尋中一字破闕下一字作之）